

## 我研究《易经》的方向

梅丹理

我开始喜欢明朝那些重视意象的注解，是因为我看了牟宗三的《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函义》。牟宗三提到章潢先生解释《易经》的特点，说章潢喜欢把“象”提到最高的地位，简直是把象当作“天”。因此牟宗三认为章潢的《周易象义》没有严格的哲学意义。

这几句话吸引了我对诗意的嗅觉。从章潢的《象义》出发，我找到了一批探讨符号的明朝学者：藕益大师，焦竑，李贽。

我看过李卓吾的《九正易因》。他的狂狷的性格是当时的保守人士所不能容忍的。李卓吾明知他原来写的《易因》会引起反弹，不敢面之于世。因此他删了又删，才敢交给朋友刻板。但他还是注定要遇害：他在北京香山与同道闭关研读《易经》的时候，敌人正在造谣，说他准备写一本诬蔑权贵的书，并说他聚众图谋不轨，男女杂处，有荒淫的行为。结果他被抓起来，不堪监管人对他的凌辱，在狱中自尽。

古人真是拿着命来作学问。

他的好朋友焦竑曾经在南京跟他住进庙里，共同研读《易经》和其他经典。因为两个人的思想交流密切，或许在焦竑的《易筌》中，可以让我们看到原来《易因》的一些痕迹。焦宏引用李卓吾的地方不少。

我决定翻译焦竑的《易筌》，是因为他对“象”的探讨很清晰，有一点像一个意象宝库的存货单。这么多的符号整齐地陈列在一起，可以满足我把玩文化符号的嗜好。其他的经典都把符号串成预言或神话或议论；只有《周易》能把符号排列成一个母阵，让符号自己说话。

我觉得《周易》及其注解是一门符号学。它研究符号之间如何互相界定，互相阐释？我们对爻辞或卦象的解释会牵涉到符号体系里面的很多因素。如何找来最有说服力的因素、如何为自己的解释辩护？有时象的意义很难解释，只好用别的象来发挥。有的诠释具有审美意义，有的太没有审美价值。在这种阐释学的激荡中，会走向一个抽象的高度。章潢说周易是一门“明象之学”。我认为这也是哲学，并且是别的哲学体系没有充分探讨的领域。